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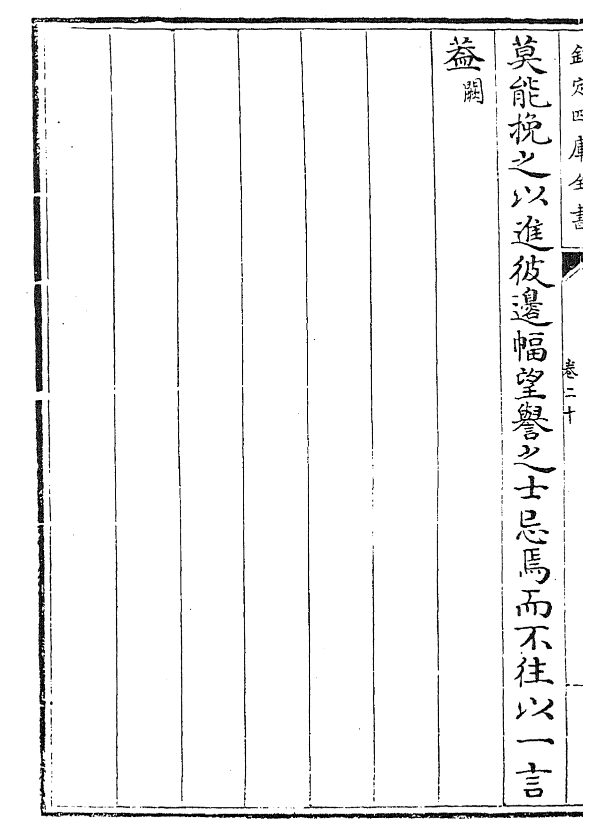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七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十　　宋　晁以道　撰

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文肅吳公有子諱瓊字彥琳其發強剛毅似其先正而藴崇卒不少施其問學掌前人之光無待若辛如異日而專儒術排釋氏異端不自名以故欲得公而書之者實難雖鄉里或終身莫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



莫能挽之以進彼邉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以一言

蓋闕

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吴璵難進者頗相公禮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遽問公氏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吴公子也丞相異之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其可不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賈侍郎怒於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

何嫌卒辭之改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其儀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爲太官令勢出諸卿上羣媚讙謁公獨未甞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丞事未幾丞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辯其所以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薫灼一時衆目之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以自戲一見公之貌而疏再接其言以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者獨不

肆螫毒於許人繫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隰州轉運司檄隰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隰人素貧辛無逮斃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懼而公持益堅頼朝廷之恵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闕三年公闕特契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撓衆今日能必行其志無德色調知鄆州有蔡之富民李鑒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鄆鑒巳逸其證人矣公曰勿遽錮鑒以

購亡鹽使家人許于朝提點刑獄失朝廷旨乃不直公公罷所居官久之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能復濟漢水乞宫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宫時就養於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也七月巳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矣子二人浚從任登貢士第科雷早卒女五人婿蘇雍晁貫之劉敏修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

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雲之婦武早寡志節不肯旼行特先任之貫之妻實予從弟之婦亦能正辭氣令人信其內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閨門可觀歟前所謂卒不少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巳亥八月甲申葬公于東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友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少祭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似乎子羔七十子

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有文也昔公之弟琯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衆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録於東坡何耶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豈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何似我文肅公訓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不約而一苟不其然曷貴乎德豈非大有食貧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于仕周旋四方彼弗我知于德于光楚丘年少

政力有餘初無學官匪我孰圖益治于穰歳稔督負曰將及賞則隳其數巢之蒱魚横税既免巢租合淝疆理亦辨刑辭而理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實難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狀不懼有思于人晩專城郢謂可少以既斥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曰予白首宦而初仕始學南畝此志撓敗敢保而他公死不怨如勲業何世莫之安松檟于眠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爲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以孝聞有子瑨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監主簿年八歲矣稍長以恩句當西京崇福宮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上初親政策士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福旣未形則非言之可示也願慎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諸甲戌之中是時名璨字君表後改瑨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言司諫則可否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自處焉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為之記代還乞管句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州授代復乞管句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貳能者亦可以少過矣乎待次久將行朝廷除通判鄧州者易公表頳

昌府待次衆謂潁昌殆若韓氏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為
之甚易亦有甚難公表則人無以譽毀之授代乞提點杭
州洞霄宮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
師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遂以朝
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為清淨之所布裘事香火杜
門特不廢賦詩閏五月甲子中夜命其子晃曰吾死求
埋銘於晁以道其斂以僧衣棺窆之制以僧律出韻語
六非詩非銘非搢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詩誦戒

三稽首席右膂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晃亦卒弟瑄以明年正月朔旦葬公表及晃于靈井世墓之次悉不敢忘遺令俾説之銘之嗚呼韓氏一門内外弦韋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也尊者之禮或爲公表降馬甲者師公表則人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至於勤力疲而不已禮在財捐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産辭之雖文房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地閒孰

為彼已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不過海内數人

恂恂然唯恐其為不善使不得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

並流而涇渭不雜也哀女子於門而同寒異温也要是

簡而禮者也廣而儉者也柔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

言不可親而不得以疎者也猶然於將可越而終不可

及者也或親且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况近臣上疏

所荐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舉之乎惜也逝

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

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不知本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傍羅遠蒐以帙之者母江鄰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一既嫁而卒一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人生當玉帛自陳無用人幅之銘曰

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王曰韓氏爾其昌阜我家當天下

晝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究有子有孫長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俾而壽耆章何覯廊廟何覯乃至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薇字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宗也其祖宗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

員外郎知涪州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
知名于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
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中丞守
文之女皆大叅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門風流人物特
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止出諸姑伯姊上幼往來陳
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邠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
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
愛也歸馬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

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因免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裘如儒門之子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子恬修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將有饑寒不給之累而內外怡悅益自適衎衎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歸韓城遷汝州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人若初不知有出

入舒慘憂喜於其間也盖凡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不足以與也而太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為辭章以著明道修練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淨寂照之妙則太孺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善顔魯公書如太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沓矩不出入毫髪者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

康寧將九十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平日寢處也當其間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來莫不有憂色不幸而哭之者亦悲盡哀既送葬車有謝之遠而不却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祔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之

墓又為太孺人之銘銘曰

曩者种徵君志㨂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聞語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關雎之詩及閟宫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吾言之嬋媛也

宋故贈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役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

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啟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胡恢乃携啟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竒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太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憮之仁宗待邠國以異禮出入廣内稱呼如家人既斃上震悼之乃特録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户叅軍尋罷去復司户戎州兼録叅司法叅軍不以

門第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歷八年上編勑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勑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寫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沓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勑令壓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壞鼠齧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況在戎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矣白郡守武侯曰無釜斤則失鑿枘願以編勑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

之命下絶吏為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以勸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驁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悦服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

恙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夫人感疾公帆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驤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牴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玉汝以員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鹽賊付獄司未午晉案具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慚焉自是韓公

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若地寒而賢後太
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罷去之公率郡官廷辨曰江都宰
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
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為已事卒無一人妄
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他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
門初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
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
人賴之以不苛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荆公用

以便糴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瞿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秩而舉用之格必虧其尚黽勉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為乃屏居陽翟澗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閒則往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

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郎吳偕張
文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曽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
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榛一幼公骨相甚偉能
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葬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
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
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
銘後二十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
晁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辱下僚兮勑令刺於私室而廸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淍濵蔾藿與蒿髙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爍則吾之幽篆昭昭兮

東里張處道墓誌銘

公諱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徙鄭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中妣魏福昌縣

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祿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

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祿

大中祥符間爲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

中奉之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爲邑之甲族

宅廬園林黍稌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實自公力

田苦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之其在今人能言

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多自賢有如公者襏襫

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憚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羣從

其間晝夜未嘗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嗜學纖悉條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如其服田疇而畛區澮别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常自申而不可屈寧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乎而欣然如負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揚雄之賦而如重遇之千載上雖嘗一黜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

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宮商捨辭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哉公之為人不為時憸舒大槩如此性喜談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歷皇祐來聞誦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若輩恐不吾如也或偶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咤太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閭不出而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近不南阡者五年遠不北陌者十年

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後葬車徒行北門之外哭
奠之時公年已八十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
其得之甚艱頗慎與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黄門借書
之戒又畜金石刻亦富皆得自公㓜年時無剠蠧可喜
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彞𣪍鬲之屬則深藏不出
戶牖曰初為吾一巳之奉耳烏能變人之顔色而博其
嬉笑哉是則與吾傳正侍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
為大勢力者取之去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

羽化云耳公行年將七十而緑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康寧食飲倍少年輩絶無疾病而爲人脉藥起死則多矣其讀黄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不窺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晁以道諾吾銘於諸墓矣説之惟公年七八歲時中

奉在延安麗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為忠獻公所賞嗚呼二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耶娶馬氏供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濟延濟思濟公濟經濟今見子則伯與末季女七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彥戚開仲潘唐王錫孫愕今見女小王婦

孫五人敏之徹之徽之彛之渙之女六人二歸周鑄李翚公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葬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棄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馬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以叱事破律愀欲泣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嵩隗植公不忘銘豈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隣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

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愬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恵公之孫祕閣校勘博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之婦未雞鳴起堂上問起居無恙顧宗婦庶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曰我與而盍為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姻婭遠邇欣為夫人譽烝

嘗則神明福馬骂俎而賔客既飽矣君子謂之曰是夫人也既相其夫必有令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獨恨經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謹移書馬夫人勉之曰仕官以無文為耻我婦人不知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自鍾山當國一旦亟暴寵靈以急士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罷矣夫人為能使求仁忘去坎壈湫底之恨而有適於歌酒間莊敏公薨上恩録十有五人夫人二子既長乃曰孰不親親睦族為大何

以睦族無寧宫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皃無與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不言先丞相之志也夫人生而淑靜未嘗一語出財賄間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雖然齋戒夙夜則至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有四珉新第所以為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牀几食飲藥煮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奉郎新通判

鄭州掾文林郎廣濟軍師戸曹事琇廸功郎女六人適
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強宣教郎李德充宣義郎環
州司錄事傅寔中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
林郎西京宗子博士岑乂份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
適廸功郎蘇籀珉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族曽
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恬道葉見市有祈禬往來者咸
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母我民之王母也令
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

信也已珉等卜明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墓吉遠走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説之顧舊好不得辭銘曰

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宦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我銘諸壙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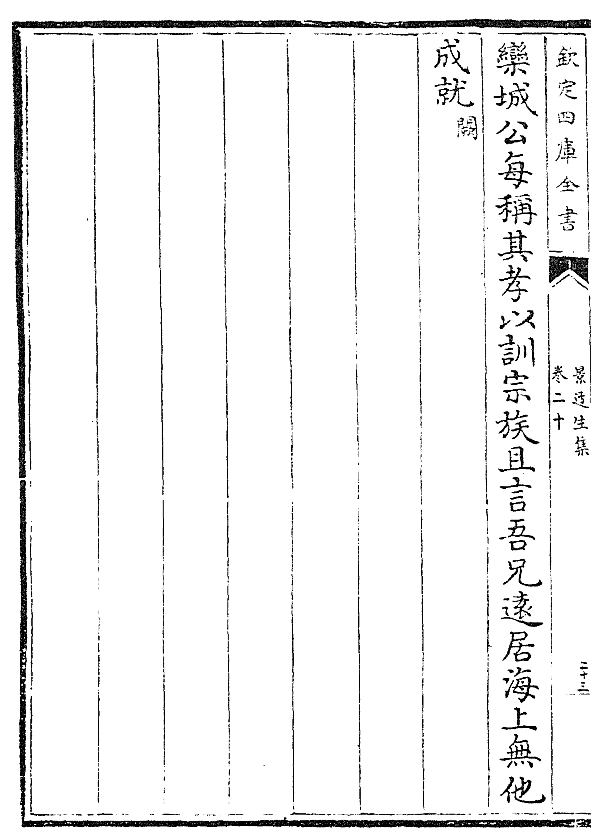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丞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

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
乎先生者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
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為廣
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
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蜑夷獠
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欲殺吾
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
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何如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

板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為泯泯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叔黨以其屋岣嶁桴溟渤之純孝而一

旦忠盡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



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成就闕

歎曰卿書當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場地矣調兗州
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躬趣於岐路淚流馬鬣而
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
乎舉目則主簿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
庭不供養而山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

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久之血
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户叅軍代還監
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
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吳子友儔諸孤流落高郵二女
貧無以嫁其與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
一省吳之家公隱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
沙七年有酒徒暴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得意公
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進道如何避霜

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衽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句北京留司御史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宫太極觀里閭豊儉樂甚宣和四年七月巳未疾終于正寢越日葬任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氏令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婿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公與説之同年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

人知也嗟夫公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邦人聞榮辱每自嘆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以吾在言路則死在畀鑊而不在嶺嶠尚何論吾於文字間耶聞者宜有以悲之說之饑寒飄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時意氣耶謹於兄墓作銘于塋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孰與吾同葬蔭世墓之松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叅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謂惠獻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尚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生女淑静得内外奕世之美嫁譙國文肅盛公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賛善大夫知邵武軍贈金紫光禄大夫諱遵甫金紫元配實夫人之娣夫人以閨壼組紃之懿克麗於饋祝慈訓閒靡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人季父

舉元爲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
華珥不肉食日一飯以訖於老閒則讀經史諸子極乎釋老陰
陽卜筮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子封廣德
縣太君改封崇德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八人女五人孫曾孫七
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卒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祔金
紫桐鄉之墓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男曰叔温朝散郎致仕
仲良南康軍録事叅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左朝議大
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紹孫德州叅軍事

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前吏部郎中劉珵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傳璆進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綬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銘曰

噫嘻夫人煒矣其門淑女婦婦滕曾玄孫壽旣嬈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栢其植

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維迦葉其付菩薩則

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摩達摩在梁武時始來東度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摩壁觀人謂七年我知何日雖曰頓示有慚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顗大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乎備六

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焉一言之曰性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専觀心經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為法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寳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成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為達摩宗者二十年乃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修

修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周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
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謂四明尊
者亦曰四明法智禀生知之上性思義於童子之時其
於天台之門猶諸荊溪于時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
往往龍象重望未易柔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
同一言之辯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茍合者
如事理揔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稱
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盡其傳廣

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相審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衆瀆以澄法智之海矣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若其載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榮母朱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與羣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纔九歲授經不再讀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足戒依延慶智廣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析如此智廣卒遂師神智

甚力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
者為延慶首座代神智講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
者塔遂謁忠于温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法
智之席予有私焉嘗夢摩利韋陁二天幸為位於延慶
懺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果非特符忠之言
實慰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為法
元祐間高麗佑世僧統義天者聰明瓌偉之士初為嘉
興源公而來纔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

且歎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接談辯者累夕傾其所學欲析其鋒竟不得毫髪主客楊次公爲之爲師作真讃以師爲玉池蓮中之人盖師每以净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净土彌陁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矚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爲彌陁大象以臨池周之以十六觀寮池蓮皃雛天風翱翔觀士槁坐人音絶斷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不信固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郤之愈來

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爲而有旣二浙之所無則天下之所無唐文𥓂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勑號爾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强且曰待六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卒業會僧職須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六出住寶雲實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頹圮無一全椽師復新之咸

曰師前日隆其三世之居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紙後更百年內身菩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爲遠殆絶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爲之築庵像寶雲院凡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爲作不思議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指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

院辭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厲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為盛政和四年甲午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香吾意甚適乃召十六觀寮長㑭人出曰吾今與汝輩訣别各默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香我聞悉名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於諸佛會中趺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如生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禀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餘人其往

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歳懴者行於江浙盛於温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歳復增盛其在歳懴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懴者十年一日懴終禪觀中見大舟一衆欲乘之不可師獨以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之凛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折心或退椄於室中屈辯申談雲興泉湧不足為喻其與儒生言則反質

之曰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曰無乃其若是乎盍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蛣蟯示迷裂網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辨正各一卷南岳止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答門人授辭雜文義四種未就卷第師晚在延慶為衆置田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連年為供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

之所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音聲之餘呪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災者則又莫得而言矣師之高弟曰法中等以說之項歳官遊四明庶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說之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異哉龍藏之傳身而覯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復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於隋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與是故其敎東及於日本西返乎天

竺未之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韶國師者故自斥之當絕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為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其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智者之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摩法門義同質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容弘而取証者永嘉禪師雖異途而不敢不賛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

竊用其意者曰華嚴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唯是珪峯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异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李華為左溪言曰祇樹園内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厚為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論于墻宇使觀者起信又為龍安禪師言

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嚚昏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于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智於四明視彼暗燈禪鬼定文字法師秉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為明智序禪教之本末而為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懼仁人以昌有來達摩壁
觀而止傳失其序竛竮之子前是龍樹五百年餘傳乎
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所集我道巳圓佛乘之
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遂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
法華三昧昔在靈山雨華同會荆溪四明先後有聲一
念三千克一圓乘山外山衆孰如三智立公昭昭三德
而四既隆父席亦興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彼大實
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絶滅絶其然胡然

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可載宴然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刲我所逢我不爾辯氷泮於風蠱神癘鬼咸知尊事雖曰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旣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淠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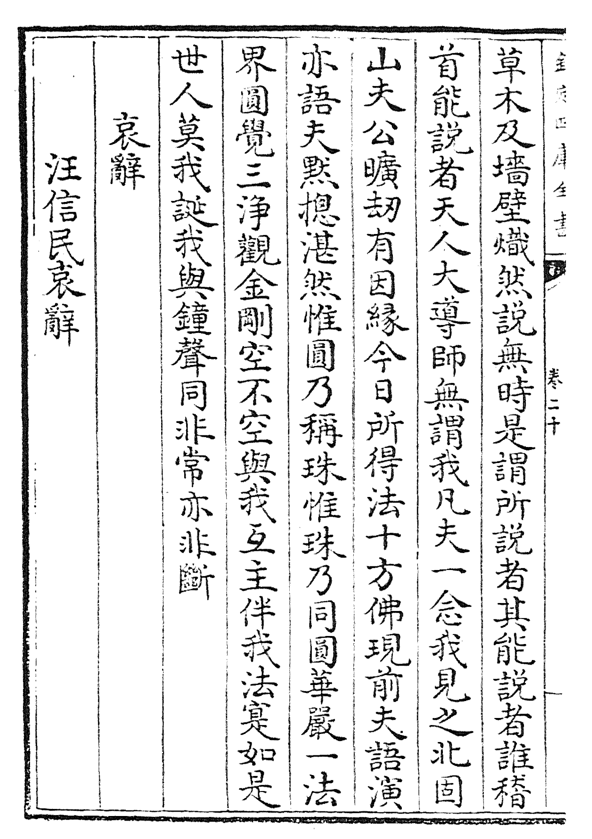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

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況得而名之耶盖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曁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三公之外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髙郵軍乾明禪院第十三代師曰寶月姓顔氏揚州天長縣人也母許

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佛母師有伏犀奇骨眸子烱烱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夫人於北固山得與琅琊愿為友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公秀公時佛國曰為長蘆首座欲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山宗通說通為一致永嘉真其人也盍元公秀公自講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講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闇證禪為何如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

近則吾絶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夐異吾之禪庶幾深
吾絶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
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
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
遂應其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静寡言一日高座上
天雨曼陁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
間有聲名事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不得名也
師則湛湛慮絶沈沈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

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
弟子道浹者奇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特
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浹卒師嘆曰吾亦何生
政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俟鐘聲而去
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建
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道滋今住乾明浹
之母兄也予去年冬避金人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
予嘗名琅琊歷也不得辭為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者誰稽首能說者天人大尊師無謂我凡夫一念我見之北固山夫公曠刼有因緣今日所得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揔湛然惟圓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金剛空不空與我互主伴我法寔如是世人莫我誕我與鐘聲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黙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劄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胷臆為新奇苟異坐誣古人其為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㓜童之仰嚴師然於是信民中益遂静所植固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

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賦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予益多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歎曰斯人殆不可親踈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别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

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為予言信民生平内相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内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曰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顛越以投息君子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礪刃何施兮抱公輸之繩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窘速以相徉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

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逍遥譬彼寶玉弗珍兮藏不襲而衢路之

闕

矇瞍遇如瓦礫兮雖埋滅亦奚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子之知兮尚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弟善厥躬後有人以與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郟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説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於黼席知所言之如何要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瘠方湛恩於里閈何疾病而易簀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盤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齡松而藹

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唶唶鄉人當君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垂淚於窀穸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於石中雨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侘傺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牘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

帝所之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嵐砂之餘使君盡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許君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祭錢朝奉文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憒憒當百役而嚴嚴黽勉尚方不悞鑄金之餙周旋外服丞多刻石之恩位不稱才人誰知已覧白髮以自歎撫青箱

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遽告繐帷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絶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説之等偶緣末契得展初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吊痒是衆感以侑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惨嗟遠官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畒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若譽聞

以豪誇遠而求之黄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逆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丁得闕今天子夢寐賢哲名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瞿然榻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間慈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徬徨

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强使其緜惙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閒寵之龍閣視于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亟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時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于箕潁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櫛苦淚於一卮

祭神文

祭麴神文

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麴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惶惶所困曷云今玆敬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是𢭏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貧門冬昌朮尚慼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効力唯我麴王麴人五更淒露轆轤苦辛前期白麴亦未能闕二物既備

屛氣逡巡婦女不見雞犬不聞爐丸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輙復自憐廢厥三年每饑不飽此又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筆我墨僦屋于山聽石闕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闕相纏離婁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齕而咽吁嗟其久腰墜足顛闕孽甕盎溲亦溢涓咼弗消除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彼毁而毁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沈絶舊學

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蠶頭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早退用間于親厚我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貸一朝鴻禧復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宗工先娟泗涕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今百執事誰寘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僁尤四十七歲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大夫知

成州軍州事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説之敢昭告龍池利澤之神去秋民匱于種幸不至於流庸神初譴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顏以事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収不保厥死神與其終傾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于萬丈潭利澤神為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屯於施柰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流落饑餓嘗居於施潭之上遂使潭

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之老視今噍噍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氓庶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恥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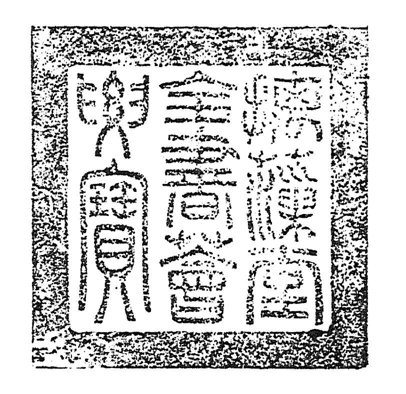
又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說之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為吏之薄每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難以干吾民之聾瞽易

以為然厥聰明孰如神前日溥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罄而既危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饑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何易而神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踴躍沐神之德孰不咨嗟孱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神之事世世其不違尚響

景迂生集卷二十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一行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原本郟訛郟據宋史蘇過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濂